

說
林
集八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行名小說

神怪
小說

三千年艷尸記

二冊
七角五分

英國哈葛德著林紆譯 是書敘一英國少年遵先

代遺囑爲其遠祖復仇遂冒險遠涉入一人跡不到

之荒島島中有一女王得長生不死之術活二千餘

年入火不焚且預知未來事願秉性酷嗜殺人而又

具有驚魂奪魄之貌忽而威福自恣忽而情欲纏綿

少年見之遂爲之顛倒演出種種離奇之情劇人奇

事奇譯筆尤能曲折委婉誠神怪小說中之奇觀也

社會

小說

亞媚女士別傳

二冊
八角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著 是書敘亞媚父女一家被

陷入獄並其後遇拯復產各情事曲曲折折詭秘離

奇直令閱者茫然無從捉摸譯筆復詠奇可喜其摹

繪倫敦社會中種種醜態尤爲窮形極相惟妙惟肖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說

林 第八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八集

微笑

卓 呆

常言道。病從口中入。禍從口中出。又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如此看來。一張嘴。實在不是好東西。所以金人三緘其口。慎言也是修身的要訣。那知一味不言不語。其中也能生出許多事情來。這是什麼緣故呢。

如今且說有個某警察署的文牘員。天天早晨。准著時刻。從家中到署裏去辦公。他年紀約有二十五六。兩手插在洋服的袴袋內。在路上行走。無論下雪下雨。他也徒步行走。并且從來沒有休息的日子。十字街口的車夫們。看見他人。必要胡亂招攬生意。但是見他來時。一個也不去問他的。路旁的小店鋪。都當他一個活動時辰鐘。一見他走過。就預備喫朝飯。好得沒有一天不見他的。

他從今年二月以來。每朝在一定的時刻。一定的地力。必遇一個坐着包車的美

人那美人的面容是不必說了。就是衣服也很考究。梳着一個流行的學生髻。斜插一朵粉紅花。左目下有一小疵。然而並不使他容貌損色。車行甚速。他側坐在上面。後形更佳。

再說這男子。不知交際。所以沒有人稱讚他。而且他性情固執。說話不多。同僚中若是有人談到女人。他必定默然不語。或是面壁觀書。因此同僚們都目爲怪物。他途中遇見了美人。也不能深入他的眼中。他就是懂了美麗二字。一見之後。印像仍舊不能留在他腦中。幸虧造物的巧妙。肉眼全賴着光綫作用。能見百物。凡是同一品物。屢次看了好幾回。眼光不知不覺能穀深入骨髓。自然知道其中趣味。連向來不注意的東西。也一一曉得他的妙處了。此刻他遇見這美人。並非自己喜歡特地看他。不過同時刻。同地方。同現象。屢屢反復。他坐着包車。我徒步行走。一連幾次。眼光容易注意咧。那女子形似女學生。不知他每天究往何處。一天一天遇着。那容貌就熟識起來。倘使一朝不見。這美人心。中好像有些不滿。足的。

樣子。那美人天天與他相遇。見他眼光在自己身上亂射。倒並不像那些時髦女子。有意背着臉。或是將陽繖遮沒着顏面。他也向男子看着。鬚髯是還敬的樣子。每天二人在相距八九家門面之時。那男子眼中。已早見一個包車上的美人。美人眼中。也早見一個步行的男子。等到二人相近。大家互相一看。就各自過去。兩個月以來。每天如此。互行一個目。禮此外。別無他種舉動。後來漸漸熟識起來。覺得大家板着面孔。你對我看看。我對你看看。於感情上不大好。所以有一天。女子先下手。向他微微一笑。男子照樣打個回電。也微微一笑。從此以後。宛如更訂新章。把微笑來代替目禮。那男子以爲此事無傷。你微笑。我也笑笑。有時走過了二步。自己還獨自笑着一陣。然而他心中如何。實難以推測。

那男子辦了六天事。星期日休息一天。他本很快樂。必自朝至暮。暢游一日。但是近來的星期日。他反不悅。以爲今天未見美人。就覺得萬事都不如意。看書也不好。寫字也不好。於是只得呆呆坐着。祈禱太陽速下。第二天星期一。照着時刻出

去可憐。沒有遇着。大大失望。第三天。一想今天又難了。不料反安然相遇。下一個星期一。又不見他。未免有些奇怪。莫非星期一是個休息日。或者不在這時刻過的。也未可知。以後留心試驗。知道每逢星期一。是定期的休息日。總不遇的。然而此外竟沒有不遇之日。那男子還暗暗替他禱告。祝頌他身體無恙。

八月中秋。那男子走過某會門口。聽得裏面有奏樂之聲。向鐵柵內看時。馬車人力車甚多。知道有人借着開什麼會。瞥見門內馳出一輛人力車來。車上一個高貴女子。豈知就是那美人。此時突然相遇。大家沒有準備。所以來不及微笑。男子手忙脚亂。脫去帽子。點了一點頭。美人遲了一點。急急殷勤回答。一禮就此分別。他們每天在一定之處相遇。已從目禮進步到微笑。然微笑天天用着。驟然間要改動。倒有些不得法。今天恰巧無意中相遇。就髣髴如舊知己。一般行了一個脫帽禮。似乎很得體。明天遇時。微笑上再加一個脫帽禮。親密的度數又增高了許多。他暗想在路上旁人看起來。一定以為我與他有甚交情。像我一介書生。與如

此一個高貴美人點頭行禮。實是莫大的榮譽。這美人包車過時。路上的人當面的迎着他細看已過的回頭來補看他實在有一種逃避不脫人家眼目的容色。他們看時必定要想到與這美人熟識的不知是何等樣人。於是見他微笑見他行禮。他們的眼光就要看到我身上來。我雖年齡已達壯盛。然而被他們一看。竟只得紅着兩頰。用急步撻走。他又想道。我乃一個寒士。此刻有了高貴的美人做我知己。自然體面得多。然而他也如此想着。貧富不等。他必不快。所以我與他做了知己之後。萬事不可傷他的體面。還有一層我自己身上打扮得太寒酸。未免要污他的眼光。總要備幾件新衣服。纔是道理。

不意男子正打定主意。要注重裝束。這幾天美人已先他一着。三天換一條裙。兩天換一件衣。臉上化粧濃淡。並施髮髻。光可鑑人。男子見他如此千變萬化的打扮出來。知道自己總趕不上去。還是中止罷。然而他向我微笑。似乎有些意思。這段姻緣未必落空。意欲想個法子試試他的心。然而亂想了二三期。竟想不出。

一個妙法。

微 笑

六

有一天大雨傾盆。他仍舊徒步。不肯坐車。母親勸他別太吝嗇。雨天坐着車子。也不費什麼。到底身體不致喫苦了。他那裏肯聽。張着一柄傘。披着一件舊外衣而去。暗道。今天這麼大的雨。那美人必定休息的。就是不休息。也是深藏在皮蓬之內。宛如中秋無月。好不叫人難過。走到每天相遇之處。果然不見車輛。再走了二十餘步。正面來一包車。這大雨之中。並不張皮蓬。覺得有些奇特。仔細看時。不意就是那美人。美人見了男子。深深一禮。比平常日子更加恭敬些。似乎敬慕他。一人在大雨中步行的意思。那車上好好有著皮蓬。他偏偏不用什麼意思呢。等他過後回頭看時。車中美人伸出一隻粉紅色袖的手來。將皮蓬張起。男子暗想。他不見我面。情願溼透衣服。可敬。可敬。我雖不知他心中如何。然而可以決定他見了我這種樣子。一定不以爲我是吝嗇的。

目禮進至微笑。微笑進至點頭。此刻第四步就是要談話了。暗想再過二十天光

景必然可以進至第四步。到那時刻。宿願都可成就。豈不快樂。如此一想。覺得世界上無事不快樂。署長把不快的顏色對他。他也快樂。同僚把冷酷的說話來嘲他。他也快樂。晚上回去。母親的說話。多得如念佛一般。他聽了也快樂。森羅萬象。無一不快樂。蔬菜也有味了。空錢袋也發重了。幾乎不知苦楚爲何物。再從反面一想。不對。那美人認識了好幾個月。既不知他姓名。又不知他住處。不過車的後面有個K字。又沒有知己的朋友。可以打聽。要想跟着那車去。又是自己每天署中有事。那有這種空閒工夫呢。憑空告假一天。於經濟上頗有影響的。有一天硬着頭皮。等他包車一過。立刻叫一輛街車。向他追趕。那知車夫足力不濟。不能永保相當的距離。行了半里路。包車已瞧不見了。第二回再試。半途遇着了同僚。自己雖假作不知。却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暗驚道。如此署中必有說話。數年以來從未請過一天假的。此刻一星期連休息了兩天。平日是徒步的人。恰巧有人見我坐車子。大家一起疑。就要探訪。萬一被他們知道。豈非與我前途大有關係。那

美人只消我與他一談話。就可以曉得他究竟有意無意。此事一決定。我的心思也可以專一了。但是相遇之時。有車夫障礙着。不能貿貿然發言。我們點頭行禮。他却未必知道。不過我天天走過。車夫也很認識我的面貌的了。萬一失敗以後。永爲車夫目中注意的人物。就無第二次下手的方法了。此刻只有希望他。包車忽然跌翻。車夫跌傷。但是美人不能受傷。僅從車上跌下來。我便過去將他扶起。乘此機會。可以與他談話。問他端的。天天祈禱。包車跌翻。包車跌翻。總沒有效力。除此以外。我竟無法了。我若裝做欲言之狀。那美人也有欲答之意。但是你既有如此美意。何不把包車停一天。自己走走。豈不便利呢。你既知雨天不張皮蓬。未必見得這一點小機變。也想不出從這一層看來。這段姻緣無望的了。難道你是個啞子麼。往往有面貌很美麗的啞姑娘。你天天不能離車。或者是個跛足。但是第二天相遇時。細細看時。實在是個完全的絕世美人。那裏是啞子。那裏是跛足呢。

重陽日。他和母親妹妹三個人。上某園去游玩。在一只松茅亭中泡了茶。三人坐着。那松茅亭的左面。有一對孔雀籠。籠前立着三四人。在那裏觀看。瞥見右面橋上走過來四個人。當先一個老婦。好像母親的樣子。中間一對夫婦。後面跟着一個丫頭。也走到孔雀籠前。細看那女子。豈知就是車中的美人。此刻在大庭廣衆。目禮也沒有。微笑也沒有。假作不相識的。走過亭前。他行路的一種姿態。大有歐美女子的模樣。這是今天第一回看見。在車上是看不見的。於是跛足一層可以取消。他急問妹妹道。你聽得那女子說些什麼。妹妹道。不曉得。他和丈夫講什麼。東西妹妹這一答。已知並非啞子心中自然滿足。不過聽了丈夫二字。把一切希望都消滅得影蹤全無。到此刻反情願他是啞子。是跛足。只要是個處女。便有望了。如今雖非殘疾。無奈已有了主人。宛如掘得了寶玉。被人奪去一般。又怒又悲。身體髮髯。成了一個荷蘭水瓶。血液只管向上湧起來。暗道。那女子不應如此戲弄我。好不叫我痛恨。以後永不願再見他了。若可自由談話。我必暢罵千遍萬遍。方

洩我胸中之恨。愈不能開口。恨得愈深。

第二天聽得車聲漸近。就抱定主意。目不斜視的過去。他必定還是同前天一樣。要向我微笑的。於是一來一去。迎面相逢。男子目不轉睛。向前直視而去。要算報了萬分之一的仇。你道美人如何。豈知也是直視目標。一直綫的去了。竟出於意料之外。然而我的發怒。是應當的你爲什麼也生氣呢。莫非因爲我知道你有了丈夫。就不能再戲弄我麼。此後一星期。還天天遇見大家心中冷淡。各當做完全的陌路人。看待後來。就連日不見此車。難道是疾病麼。也不甚關心。想起了反而生氣如此。又過了二星期。

一日在署中閒談。一個同僚談及署長有個寡嫂。家中有一子一女。那女兒年已及時。有人替他做媒。他自己總不肯細細把他調查。方知他從沒遇過相當的人物。不過每天上學之時。途中必遇一人。雖不交談。却已熟識。誓必嫁與此人。始稱佳耦。但是不知姓名住處。那裏去招尋。正在託人打聽。巧恰有一天與母親哥哥。

一。同。游。園。瞥。見。那。男。子。帶。着。夫。人。也。在。那。園。中。游。玩。歸。家。之。後。就。悶。悶。不。樂。於。二。星。期。前。竟。服。毒。而。死。男。子。聽。完。這。一。番。說。話。呵。呀。一。聲。直。跳。起。來。人。家。問。他。他。就。像。啞。子。喫。了。黃。連。一。般。說。不。出。的。苦。別。人。還。只。當。是。神。經。病。呢。

詞。勝。不。如。意。勝。事。奇。不。如。文。奇。是。篇。通。體。白。描。而。意。味。雋。永。傳。神。阿。堵。而。故。實。全。無。洵。文。字。之。空。靈。者。

死後

(一)

卓 呆

却。說。碧。雲。自。從。嫁。了。鄔。子。良。已。有。三。年。了。這。三。年。的。歲。月。把。碧。雲。十。八。九。歲。時。代。的。空。想。漸。漸。的。消。滅。了。到。了。現。在。他。腦。中。幾。乎。一。絲。微。影。也。沒。有。然。而。碧。雲。並。不。是。目。下。的。境。況。已。經。滿。足。不。過。是。三。年。之。間。一。千。餘。日。的。經。驗。使。他。不。得。不。安。安。守。着。現。在。的。狀。態。罷。了。

想。到。碧。雲。十。八。歲。時。在。女。子。中。學。第。一。名。卒。業。他。的。容。貌。和。學。力。是。開。校。以。來。從。

沒有第二人可以及得他的校長先生。因為親手造成了一個女才子。自以為是教育家的名譽。逢人便稱道不置。

碧雲在校內。雖得師長之榮譽。同學之羨望。他家庭的境遇。却非常悲慘。他的父親。是第二個荷鐮而飲的劉伶。全身中了酒毒。已得半身不遂之症。然而仍舊朝朝暮暮的喝酒。心中略有不快。便把酒來痛飲。引杯拔劍。歌哭無端。還要說名教中自有樂地呢。有時使酒罵座。更要拿妻女來出氣。嚇得一家人逃避不及。碧雲卒業之後。不多幾天。這半瘋半狂的父親就死了。父親死後。所遺下的。別無長物。只有那許多的債和醉後作的幾本詩稿。

碧雲之母。當這詩稿如同一件紀念品。珍重的藏好。丈夫一死。就把碧雲和十五歲的兒子怡哥二人將來的處置來煩亂心思。了一個寡婦。到底不能養活一家。人口。想把碧雲去做女教員。無奈碧雲又不願做這勾當。後來又有人說起了做女新聞記者。碧雲倒很願意。適在某報募集記者之時。便去應了考試。然而母親

又很不贊成。什麼意思呢。因爲那時恰有一個女新聞記者和男新聞記者。做出不堪的事來。自己反做了報紙的材料。所以笑罵這項職業的人很多。於是東也不就。西也不成就。攔得日子不少。仍舊不能得一個女子適當的職業。

碧雲的同窗。也有做了外交官的夫人。到外國去的。也有嫁了少年政治家的。報紙上登着「學校出身之夫人」稱讚得非常。或有嫁軍人的。或有嫁學士的。各自盡那婦人的本分。然而也有做外國人二夫人的。也有做妓女的。也有偷人東西的。碧雲耳中。每聽得一件這種不堪的事。就深懼自己之運命。想到現在的境遇。將來的結果。夜間睡也睡不着了。

碧雲在校之時。各科學中以作文爲最佳。國文教習常把他的文章。拿到各班裏去傳觀的。還說是後生可畏。所以碧雲與文學最近。自己也很用心研攻文學。他又喜讀當時著作家之出版物。讀得幾乎把上課都忘却。終日和文學的書冊親近。卒業之時。自己實希望成一個女著作家。至少也要做幾篇文章投稿到各種

文學雜誌上去登載出來。這小小的胸中。只是這種思想在裏頭亂躍。這時代的碧雲。腦中只記得當時幾個大著作家的姓名。並且還有私心崇拜的人咧。

然而十八歲的碧雲。若要做一個社會上的女子。或做文學家。還太幼稚。總要再進程度高些的學校纔好。若不然。或是從一位博學的先生。或是往來於圖書館。自己獨學。修養些實力。纔有希望。那知正在打算。父親爲酒喪命。母親一人背負重債。於是碧雲自己的嗜好。因此打斷。并且那生活的問題。漸漸逼來了。

(二)

生活的問題。就蹂躪了碧雲的希望。因着家庭的困難。所以不管他自己。願不願。把碧雲做了鄔子良之妻。當初鄔氏求婚之時。母親就對碧雲說。一個人真全靠運命。福氣從那裏降來。是不曉得的。碧雲你真幸福不小。也是你平日心地好的緣故。母親常把這幾句話來反來覆去。從母親現在立的地位看來。鄔氏的求婚。果真是幸運。況且自己的女兒。容色過人。也並沒配不上之處。所以立刻就要應

允。他也想不到碧雲自身反不願意的。

講到鄔氏。本來是家富豪。家居帶都公園之旁。子良乃法科大學出身。現在度支部占一椅位。卽以月俸而論。已是穀尋常以上之生活。財產亦甚豐富。子良年二十七。尙未娶過妻室。性情又極爲古樸。所以母親以爲這種親事。再不當他良緣。祖宗將哭於地下了。

此時碧雲心中。很想獨立生活。訂婚一事。意欲緩些。碧雲若把意見從自己口中吐出。或者有些希望。然而碧雲現在處的地位。無論怎樣。惟有屈服母親意見的。一法。所以只得把苦楚咽下去。他本想在文壇上開一朵女著作家的花。他本想着自己的臂腕獨立生活。他本想向目的地。驀然突進與同方向捷馳的多數男女爭一勝負。他本想把自由的思想。形諸筆墨。散布於廣大的世界上。所有種種念頭。此時都挫折完了。

碧雲既做了子良之妻。三年之間。所嘗的經驗。可以無意味三字了。之不過照人